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一三〇回 二光並試分道法 雙蜂同往悟前因

蝦公蝦母將鳳女接入宮中，骨肉團圓，悲喜交集。所談論者，無非分離以後之事。語尚未竟，內侍婢女已宴設內庭。父母兒女並坐同飲。蝦公曰：「前命吾女在鐵馬溪供酒庭前，可喜人血新鮮，飲之頗壯精力。自女習道後，吾與爾母無血為飲，日就衰頹。久欲吾女言旋，仍以供酒為職，不意今日女兒忽歸。可與婢女侍從復到鐵馬溪內，取人血以為二老飲焉。」鳳女曰：「曩者兒未習道時，滿腔殺機，因之枉斃人命，以供二老。今而隨師步履，時聆訓誨，覺得前此所作雖屬孝念，然逆了上帝好生之德，久久必遭天譴。兒勸父母宜以仁心在抱，毋徒以人命為戲，而供一飲之資。」蝦公聞言不合，乃怒目曰：「吾聞大道之中，孝為第一。爾欲成道，而命悖父母，是不孝也。不孝烏得飛升乎？」鳳女曰：「父母另有驅使，兒願服勞，而於斃人取血供親，兒非不願從，實不忍從。望父母恕兒違命之罪。」蝦公曰：「爾既不任此役，父亦不強。此役而外，諒無他說。」鳳女曰：「赴湯蹈火，亦不惜之。」蝦公曰：「既然如是，甚喜父心。兒自遠道歸來，已勞頓矣，可與爾母入室安寢，明日為父別有以遣兒焉。」次日，宮外鼓樂齊鳴，鋪氈結彩。剛到午刻，蝦公入內謂鳳女曰：「幾年及笄，理應有家。茲有東海連將軍次子與兒同庚，龜相為冰人，已約今宵來宮入贅。兒可裝束停妥，以待乘龍。」鳳女聞言大驚失色，曰：「前日習道時，兒已稟過父母，自茲永不下嫁。父母何一見兒歸，即以非份之事相逼？此命誓死不從。」蝦公怒曰：「彼也逆吾命，此也逆吾命。爾係吾女，吾尚管之不下，待何人乎？吾實告爾，如從父命則罷，倘仍執拗，決不容爾。」蝦母在旁見父女鬧攘不堪，乃勸鳳女曰：「女大宜配，自古皆然。況習道成仙，亦有婦人。吾兒何必做父之命？」鳳女大哭，曰：「欲兒從配，可斷兒首！」蝦公聞說，怒如雷發，手提碗粗木棍，向鳳女劈頭擊之。鳳女自覺頭顱劈之為兩，雙手抱定，痛極而蘇。三緘笑曰：「雖死不從命，道念頗堅深；仍歸廬蓬裡，以待大功成。」鳳女拜謝師言，進向廬蓬而去。三緘暗自歎曰：「物類修成，念甚堅穩。彼混元輩係人道所修，一遊幻境之中，而不能立定腳跟者，何也？吾於明日且將人道妖道合而相試，看又如何？」次日晨起，三緘登臺，先傳紫光，次傳金光道姑，再次傳椒、蜻二子。四人至，三緘暗舉玉鏡，向彼照之。但見紫光倒而復起，起而復倒者再。不逾片刻，兩手抱著頭兒，內運元功。剛及三週，其心清爽。三緘曰：「王鏡神光妙，斯人不可迷，應知堅道念，不日入雲泥。」言畢，喜曰：「爾道成矣，可入廬蓬候之。」紫光拜了幾拜，倘佯竟去。

金光道姑自被玉鏡所照，昏昏沉沉，不知如何出了萬星臺。

意欲駕動妖風，仍歸山裡。豈知風車初駕，忽然空際陡起狂風，將身吹在半天。久之，徐徐欲墜。金光用力掙起，殊愈掙愈墜，愈墜愈下，竟墜於地焉。極目視之，其地非他，乃當年所住之葫蘆井也。心裡暗計：「才在講道臺，胡轉眼間即歸故址？」於是向井而入，門道依然，環顧其中，毫無一物。金光睹此情景，不勝感傷。

住約一飯時辰，仍復走出，坐於井側。倏被當方所見，近而拜舞曰：「道姑何日歸來？」金光曰：「適才歸耳。」當方曰：「小神前蒙護庇，愧未補報，因於道姑去後，常守此井，恐有他妖竊據。幸而無妖來此，道姑故址尚然如昔。今日道姑既歸，小神將故址交還，其肩可息矣。」金光曰：「吾今以大道為念，萬星山內從師學習，結有廬蓬，是地不願再住。今日之來，出其不意也。自此以往，爾毋株守在茲。願居者居，吾不爾咎。」當方曰：「道姑既有是言，小神不復慮及矣。」言畢別去。

金光在此甚屬無聊，意欲四方遊行，奈何妖風驅之不動，只得穩坐於是，看又如何。坐至半日，忽聽風聲響亮，風息後，憑空墜下一團黑氣，輾轉化為男子，直向金光揖而而言之，不知所言何事。

且說椒、蜻二子被玉鏡一照，昏倒在地。頃之神清氣爽，極目相視，已非萬星臺。第見怪石嵯峨，恰似碧玉所在。椒花子曰：「吾等自離碧玉，已廿餘年矣。今忽來此，不妨四處遊玩一時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可。」二人於是穿林度逕，附葛攀蘿，曲折紆徐，游到石磬之下。椒花子見已故址，遂攜蜻飛子同上。

石磬目極，椒樹猶存，而當年進出所逕，已為塵埃封鎖。因不禁有感而言曰：「想吾兄弟乃一小小蜂兒，修煉成精，不知前生所造何罪？今幸三緘師傳不棄異類，收入門牆。看看道將修成，脫卻蜂軀，成其仙品。是前因雖賤，而後果不賤矣。何幸如之？」蜻飛子曰：「爾言固是。但須堅定志向，不可失落。否則，改頭換面，恐難望矣。此心此念，吾弟兄宜常抱之。」椒花子曰：「這是自然。」言言語語，不覺時已至午。蜻飛子曰：「長在此地嗟歎，徒托空言。不如仍回萬星臺，以習吾道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如是，事不宜緩。恐在外久住，見責於師。」當即駕動風車，望萬星臺而去。

前言黑氣所化之男子，見金光道姑，近前而揖。揖已，言曰：「何處仙子此地遨遊？小子拜叩來遲，望祈恕罪。」金光曰：「妾乃三緘仙官門徒，習道於萬星臺，不意閒遊到斯，何須拜禮？」男子聆其言善，復又一揖，傍著金光坐下，嬉笑而言曰：「素聞仙姑貌美，尚未深信。今日相晤，誠不虛矣。又聞天上仙子亦有下嫁凡夫，小子年幼無知，未識果有此事否？」金光曰：「妾乃習道人兒，厭說紅塵之話。爾宜速退，毋在是地糾纏。」男子曰：「凡夫得近仙子，生平大幸。且近仙子之體，香氣襲人，爾即以法誅吾，吾亦不怨。」金光怒曰：「蠢才！以吾為煙花賤質耶？不然，何以不入耳之言來相贈答？」男子曰：「爾既非炫玉求售，烏得獨坐此地，以色身示人？況吾係美男，爾為美女，二美相配，有何不可乎？」且笑且言，施以兩手，拍金光之肩。

金光道姑心神幾不自主。倏想前日混元等被逐出萬星慘情，忙忙靜氣凝神，立起身來，怒目吼曰：「爾以非禮觸吾，真正不知死活。如其速去，吾不爾罪。若再逗留，法力一施，必碎爾身為萬段。」男子也不回言，笑將金光抱著，愈抱愈緊。金光力掙，不能脫身。男子曰：「爾我成為夫婦，不惟無辱於爾，亦無愧於吾。女貌郎才，終日歡樂蘭房，何者不美？」金光曰：「爾言真耶？」男子曰：「不是真心，安與爾躬親狎如此？」金光曰：「果爾，爾且鬆下手來。」男子曰：「待吾鬆手，爾好逃乎？」金光曰：「吾誓不逃也。」男子曰：「爾之不逃者，欲施法力以誅吾耶？」金光曰：「吾無法力，安能誅爾？」男子曰：「吾且將你鬆下，爾即逃耶，吾能逐爾。爾以法力誅吾耶，吾亦不懼。」男子言此，兩手一鬆。金光道姑暗在腰間取出雙鳳寶劍，向男子劈首砍下。男子晃過頭顱，忙在身邊取出虎首金錘，與金光道姑大戰平地。一來一往，勝負不分。塵戰多時，金光見彼殺法厲害，虛刺兩劍，騰空竟去。男子口中唸唸有詞，亦騰空直去。金光不敢接戰，風車催動，急向萬星臺而來。男子抄向前頭，由臺之東邊截出，又與金光相對，廝殺半空。但見男子愈殺愈有精神，金光道姑漸漸難敵。男子喜曰：「吾擒爾回洞，作一夫人。」金光此時力竭勢窮，手足皆軟。心正著急，旁邊又起妖風一股。金光暗忖：「如再得助紂為虐之輩，吾身休矣！」及至相近，風車內跳出二人，大聲吼曰：「何處妖精，敢逞戰鬥，俾風聲大作，駭及居民。」金光視之，乃椒、蜻二子也。忙忙呼曰：「道兄救吾！」二子向前細視，曰：「爾金光道妹耶！與爾力戰者誰也？」金光曰：「不知何人，彼侮妹身，妹故與之力戰。奈戰彼不過，險為所擒。二道兄將何以救妹？」二子曰：「道妹暫退，待吾戰之。」